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主編

史記今註

第六冊

馬持盈註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主編

史記今

註 第六冊
馬持盈註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二版

史記今註 第六冊

基本定價五元一角正

註者 馬持盈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發行人 朱建民

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史記今註 第六冊

目錄

卷一百零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一七八九
卷一百零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一八三八
卷一百零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一八五六
卷一百零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一八七四
卷一百零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一八八三
卷一百一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一八九六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一九三七
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一九六二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一九八〇
卷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一九九二
卷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一九九八

卷一百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三〇〇四
卷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三〇一二
卷一百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三〇九八
卷一百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三一二一
卷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三一二八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三一四一
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三一五九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三一九三
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三二一九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三二二三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三二三九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二六一
卷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三二七二
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三三〇四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三三四三
附錄		三三六七

卷一百零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此傳是講醫學技術的，應與其他技藝之道如龜策、日者諸傳相次列，不宜列於此間。）

扁鵲者（一），勃海郡鄭人也（二），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三）。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四）：「我有禁方（五），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六）。」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七）。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八）。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九），特以診脈爲名耳（一〇）。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

【註】（一）正義謂：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二）索隱謂：勃海無鄭縣，當作鄭縣。今屬河間。鄭：音莫。（三）

舍長：劉氏云：「守客館之師」。（四）間：秘密的。（五）禁方：秘密的醫方。（六）上池

水：謂水未至地，以器物承接露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能看見鬼物。（七）殆：大概。

（八）看見牆垣那一邊的人，即言其隔牆能看見物體。方：邊也。（九）五臟：心、肝、脾、肺、

腎。癥結：腹中之堅結積塊。（一〇）特：但，不過是……。

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一），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二），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三）？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四）。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五）。帝告我：『晉國且大亂（六），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七）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八），閒必有言也。」

【註】（一）大夫：諸侯所任用之武臣或文官。公族：諸侯之直系血屬。（二）五日不認識人。

（三）治：同「滯」字，言血脈運行發生阻滯。而：同「爾」，你。（四）之：往。（五）正是因爲有所受教命。（六）且：將。（七）而：同「爾」，你。（八）閒：病見輕。

居二日半，簡子寤（一），語諸大夫曰：「我之（二）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三），廣樂九奏萬舞（四），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五），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六）。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七），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八）。』」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九）。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一〇），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註】（一）寤：醒過來。（二）之：往。（三）鈞天：呂覽謂：「中央曰鈞天」。注云：「鈞

，平也，爲四方主，故曰鈞天」。（四）廣樂：大的音樂。萬舞：執干而舞。（五）援：攀附。

（六）箱笥皆有飾物。（七）屬：給與。翟犬：即狄犬，狄種之犬。（八）而：同「爾」，你。

（九）晉國將要一世不如一世的衰敗下去，到七世的時候就要亡國。（一〇）正義謂：「嬴，趙氏

本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小阜，曰魁」。

其後扁鵲過號（一），號太子死，扁鵲至號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二）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三）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

，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厥而死（四）。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五）？」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附（六），治病不以湯液醴灑（七），鑱石播引（八），案扞毒熨（九），一撥見病之應（一〇），因五藏之輸（一一），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益形（一二）。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一三）。」終日（一四），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郅視文（一五）。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一六）。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一七），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一八）。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尙溫也（一九）。」

【註】

（一）號：在今河南省陝縣東南。

（二）中庶子：古官名。喜方：喜好方術者。

（三）穰

：同「禳」，祈禱，禳災祈福。

（四）暴發：突然之間，氣逆上而昏仆。

（五）收：納入棺中。

(六) 俞耐：黃帝時人。(七) 醴灑：同醴醒，酒也。醴，音斯(ム)，以筐灑酒。(八) 鑊石：石針。鑊，音蟬(イマ)，鋒銳的。摘引：以按摩的方法治病。摘，音叫(リム)，伸出。(九) 案抃：按摩身體而使血脈調和。抃，音玩(メマ)。毒熨：以藥物熨貼於病毒之處。熨，音運(ムン)，以熱藥貼於患處。(一〇) 指頭一彈就可以發現病的症候。(一一) 利用五臟的轉動。

(一二) 於是就進行複雜的外科手術，割開皮膚，解剖肌肉，診斷血脈，結紮筋條，把捉髓腦，摺疊膏肓，再以手爪抓開隔膜，清刷腸胃，洗滌五臟，最後，再予以補練其精神，改易其形貌，使病人變成爲一個完全新生的人。這是最崇高的神醫。搗：把捉。音諾(ヌエ)。擗：摺疊。音舌(ゲ)。荒：同「盲」，人身的器官，在心之下，鬲之上。幕：闌幕，隔膜。湔浣：洗滌，清洗。湔，音兼(ヘン)。浣，音碗，(メマ)。(一三) 先生的醫道若是能夠像這種樣子，你才可以把太子救活；如果不能這樣而想救活太子，那簡直連兩三歲的嬰孩也騙不過。(一四) 終日：即日終。

(一五) 扁鵲仰天而歎，說道：「中庶先生的比方，就好像是以細管而窺測天空之廣大，從小洞而觀看五色之文采，所見者實在是太小了。(一六) 至於越人(扁鵲自稱)的醫術，不必等待按脈、觀色、聽聲、寫形，就能夠判斷病之所在。(一七) 只要一聽說有關於病情在外表的情況，就可以判斷病情在內臟的情況；同樣的，只要一聽說有關於病情在內臟的情況，也就可以判斷病情在外表的情況，病情的症候都可以見之於大體的表象。(一八) 不遠千里的範圍，訣脈的醫生，非常之多，但是永遠沒有人能夠達到像我這樣曲盡其妙，「神乎其技」的境界。(一九) 假定你以爲我的話是妄自吹牛，我們現在可以進去診視太子的病，就可以知道他的耳朵正在嘈鳴，而他的鼻子正在大張，順

着他的兩腿往陰部去摸，他的溫度應當還是保存着的」。（把這一大段翻譯之後，現在再回頭講解有關單字的意義。管：竹管。郄：同「隙」，小洞孔。文：五色的文采。切脈：按脈。望色：觀察氣色。聽聲：聽病人的聲音。寫形：描寫病人的情況。古醫論病，非常之注重陰陽二氣，故有病陽、病陰之理。應：症候。決者：即「訣者」訣脈的醫生。曲：微妙，神乎其技。止：最高境界，即大學所謂「止於至善」之「止」。）

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一），舌撝然而不下（二），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三），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四），偏國寡臣（五）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弃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六），魂精泄橫（七），流涕長潛（八），忽忽承睫（九），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一〇）。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蹶』者也（一一）。夫以陽入陰中（一二），動胃纏緣（一三），中經維絡（一四），別下於三焦、膀胱（一五），是以陽脈下遂（一六），陰脈上爭（一七），會氣閉而不通（一八），陰上而陽內行（一九），下內鼓而不起（二〇），上外絕而不爲使（二一），上有絕陽之絡（二二），下有破陰之紐（二三），破陰絕陽（二四），色

廢脈亂（二五），故形靜如死狀（二六）。太子未死也（二七）。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二八），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二九）。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三〇）。良工取之（三一），拙者疑殆（三二）。」

【註】（一）眩：眼花。瞶：同「瞬」，目轉動。（二）播：音叫，舉起。（三）闕：門觀也，謂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中央闕而爲道，故謂之闕。（四）舉：起也，起死回生。（五）偏僻之國，寡陋之我。（臣：我之自稱。古人常謙稱自我爲「臣」，並非君臣之「臣」的意義。）（六）噓唏：歎惜。服臆：臆：胸口。服：存於。即謂胸口噓唏而歎惜。（七）精神頹喪。（八）潛：音閃（尸弓），流淚不止。（九）眇：同「睫」，言淚不停的直流以接於睫毛也。忽忽：急遽的樣子。（一〇）臉上的顏色變得很淒慘的樣子。（一一）尸蹙：就是寒氣的逆行，陰陽之氣交錯揉雜不能通順所造成的病狀。（一二）陽氣暴發，迸入於陰氣之中。（一三）繯緣：繯：同「纏」字。繯緣：即纏繞也。（傷動了胃氣，脈道纏繞胃部。）（一四）中間經過了陽維和陰維的絡脈。（一五）三焦：難經三十一難謂：「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胃上口，主納而不出；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下焦當膀胱上口，分別清濁，主出而不納」。（陽氣下行到三焦和膀胱的部位）。（一六）下遂：向下進行。遂，行也。或解「遂」爲「墜」，下落也。亦可通。（於是陽脈向下進行）。（一七）逆：倒行。（陰脈向上倒行）。（一八）會：難經八十一難謂：「腑會，太倉；臟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膈俞；骨會，大杼；脈

會，大淵；氣會，三焦。此謂八會也」。（腹內各機構的行氣都閉塞而不能通順）。（一九）陰氣應當下行而偏上行，陽氣應當外行而偏入內下行。（二〇）陽氣在下部內部，徒徒鼓動，但是不能發出於上。（二一）陽氣下行與上部外部相隔絕，而不為陰氣所使用。（二二）陽脈不能通行於上面外面，所以上面和外面，就沒有陽絡了。（二三）下部和內部應該有陰氣存在，但是被赤脈把陰絡破壞了。（紐：赤脈也）。（二四）陰絡受了破壞，陽絡受了隔絕。（二五）於是乎形色為之呆癡，血脈為之敗亂。（二六）所以其形態之靜，就如同死人之狀。（二七）實在來說，太子並不是真正的死啊！（二八）支蘭：史記正義引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者，橫節。陰支蘭，膈臟也」。（凡陽絡行於陰絡的順節或橫節，都可以救得活）。（二九）如果陰絡行在陽絡的順節或橫節，即無法救活了。（三〇）以上所講的諸種事理，都是五臟暴發變逆時的情形。（三一）只有深通醫道的良醫，纔能瞭解。（三二）至於笨拙的醫生，對於我所說的事理，只存着懷疑的心情而已。

扁鵲乃使弟子陽厲鍼砥石（一），以取外三陽五會（二）。有閒，太子蘇（三）。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四），以八減之齊（五）和羹之（六），以更熨兩脅下（七）。太子起坐（八）。更適陰陽（九），但服湯二旬而復故（一〇）。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一一）。」

【註】（一）厲鍼：即磨利其針。砥石：砥，磨也。磨刀石也。砥，音旨（虫）。（二）三陽：史記正義引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五會：謂百會，胸會，聽會，氣會，臑會也。孫詒讓曰：「三陽，五會，韓詩外傳卷十，說苑辨物篇，並作三陽五輪。五輪者，當係「五俞」之借字，素問痺論篇云：「五臟有俞。注云：「肝之俞，曰太衝；心之俞，曰太陵；脾之俞，曰太白；肺之俞，曰太淵；腎之俞，曰太谿，皆經脈之所注也。與史記五會，文異而義兩通」。扁鵲乃使其弟子名子陽者，把針石都磨得鋒利，以針刺三陽五會的穴位」。〔三〕有間：稍微過了一會兒。蘇：活過來。（四）熨：音運（口ㄣ），以熱藥貼於患處，其藥貼大小之面積，約爲五分，故曰五分之熨。（五）齊：同「劑」，藥劑也。將各種藥物減少爲八成，故曰八減之劑。（六）和羹之：混和在一起而羹之。（七）羹成以後，就用這種藥，貼在兩脇之下，或以這種熱藥之氣在兩脇之下交替薰炙。（八）施行這種藥術之後，太子就能起身而坐了。（九）然後又設法爲他調整其陰陽乖錯之氣。（一〇）結果，只吃了兩旬的湯藥，而太子恢復健康如往日。（一一）扁鵲告訴人們說：「我並不是能把死去的人救活，我不過是能把那些有病而不至於死的人救活而已！」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一）。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二），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三）。」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

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四）。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註】

（一）裴駰云：「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

（二）腠理：皮膚之間。腠，音湊（ちヌ）。

（三）不疾者：沒有病的人。（四）司命：能掌人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一）。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二）。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三）；輕身重財，二不治也（四）；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五）；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六）；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七）；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八）。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九）。

【註】

（一）假使聰明的人在剛剛稍微有點病兆的時候，能夠預先覺察，早一天請醫生從事治療，那麼，疾病就可以停止，而生命也就可以活下去了。（二）普通人之所患（病），患在疾病複雜；而

醫生之所患，患在醫道缺乏。（三）所以病有六種不治的情形：驕傲任性，不相信醫學的道理，這是第一種的不治；（四）輕視生命，重視金錢，有了病，捨不得花錢就醫，這是第二種的不治；（五）衣食不適度，生活不規律，這是第三種的不治；（六）陰陽交攻，中氣不定，這是第四種的不治；（七）身體過於虛弱，不能夠服食藥物，這是第五種的不治；（八）迷信巫婆鬼神，不相信醫師，這是第六種的不治。（九）六種之中，如有其一，就會使病症格外難治了。（這些話，都是很合於醫學原理的，故譯之以見扁鵲之名不虛傳）。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一），即爲帶下醫（二）；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痹醫（三），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四）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註】（一）聽說邯鄲以婦人爲貴。（二）帶下：婦人通患之白帶病也。患者自陰道漏濃液，其色白者謂之白帶；色赤者謂之赤帶。如帶下過多，即致全體虛弱。日本謂之慢性陰炎。（三）痹：部分器官麻痺不靈之病。痹，音蔽（ㄅㄧˋ）。（四）醯：音西（ㄒㄧ）。這一段故事很有趣，譯之如下：扁鵲的名氣，傳聞於天下，他到邯鄲的地方，知道當地的人們很貴重婦女，所以他就掛起婦科的招牌，專門醫治多數的婦女所最常發生的白帶疾。他到了洛陽，聽說周地的人們都很尊敬老人，所以他就掛起醫治耳眼科的招牌，來醫治老年人所經常發生的耳科病及風濕病。他到了咸陽，聽說秦地的

人們都很疼愛小孩，所以他就掛起小兒科的招牌，專一爲小兒們治病。他的招牌，隨時隨地隨俗而變更。

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一），以犯罪當傳西之長安（二）。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三）！」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四），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五），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六）。

【註】（一）有人上書控告淳于意。

（二）被判以罪刑，當乘傳車（一驛轉送一驛）西往長安受刑。

（三）緩急：緊急需要之時。

（四）緹縈：歷史上有名之孝女，緹，音啼。縈，音營。

（五）

自願沒入爲官奴婢。（六）肉刑：墨刑，劓刑，剕刑。涅字於額，曰墨刑。割去其鼻，曰劓刑。斷去其左右趾，曰剕刑。

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也，主名爲誰。

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